

盈风 著

人生 最美好的遇见

人生中的千百次试炼
都是为了遇到最好的你



一切从婚礼开始，又从婚礼落幕。
遇见你以后，说不出为什么，一切冒险竟然都有了理由。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人生 最美好的遇见

／ 盈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最美好的遇见 / 盈风著.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13-5680-2

I. ①人… II. ①盈…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32626号

人生最美好的遇见

著 者: 盈 风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月 姝

封面设计: 仙 境

排版制作: 刘珍珍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18.5 字数: 301千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5680-2

定 价: 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楔 子



十岁生日那一天，我给自己定下了未来20年的奋斗目标：

1. 争取年级第一并一直保持下去
2. 考进最好的重点初中
3. 做最好的学生里面最好的那一个
4. 当大队长，实在做不到，当班长也可以
5. 入团，争取选上团支部书记
6. 进最好的重点高中
7. 成绩和初中时一样，拿年级第一
8. 考上全国重点大学，拿最高奖学金
9. 找到好工作，努力赚钱
10. 给自己买一套房子

我突然发现，在我伟大的人生计划里，竟然没有“结婚”这么重要的内容。
于是，我把自己变成了嫁不出去的“剩女”！

——洛可可于2014年7月30日（一个人的31岁生日）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楔子 | 001

第一章 喝醉的女人 | 001

第二章 遇见优质男 | 018

第三章 两次约会 | 033

第四章 优质男和相亲男的对比 | 062

第五章 说走就走的旅行 | 076

第六章 没有人注定孤独 | 101

第七章 卓远的梦中情人 | 114

第八章 男人浑蛋起来一样可恶 | 127

第九章 第一次亲密接触 | 147

第十章 2014年的最后一天 | 163



第十一章 失恋不是世界末日 | 175

第十二章 如果你的幸福和我无关 | 195

第十三章 翻开新的篇章 | 210

第十四章 花都一夜 | 222

第十五章 从Mr. Right到Mr. Wrong | 232

第十六章 To be a better man | 254

第十七章 爱情与现实 | 265

第十八章 从此之后，一路有你 | 276

尾声 | 287



第一章

喝醉的女人



故事开始于卓琳的婚礼。

在大多数女人迟迟找不到真命天子恨嫁不成的岁月里，必定会有一两个约定将来一同去住老人院的“闺蜜”，卓琳和洛可可正是这样的关系。

如今，一个风风光光出嫁成为9月新娘；剩下的那个难免会生出几分被抛弃的失落感，以及难以言说的十分强烈的挫败感。

更要命的是，春风得意的卓琳丝毫没有察觉好友严重的心理落差，早在婚礼前八个月就喜滋滋地钦定洛可可为伴娘人选，还美其名曰“帮你省下红包”，一副非常诚恳替她的荷包精打细算的模样。

殊不知，洛可情愿为红色罚款单缴费，也胜过站在卓琳旁边看她与夫婿大秀恩爱。不过，这个死要面子的女人是断不肯承认的。于是在2014年9月13日这一天，她穿着一套粉红色露肩小礼服配白色镶钻细高跟鞋，站在东郊宾馆2号迎宾楼金碧辉煌的大堂前，随时准备着接手新娘递过来的红包。

客观地说，对于一个年满31岁的女人，粉红色显得过于娇嫩了。当然，也很少有30岁以上的人还当伴娘的。

距6点整还差五分钟的时候，卓远晃晃悠悠地进了迎宾楼，在堂姐卓琳的巨幅婚纱海报前驻足停留三秒钟。以一个摄影爱好者兼业余平面设计师的眼光看，他对摄影师的构思、光线运用及后期处理非常满意。

新娘子候在门外等待进场，替她整理婚纱的可可抬头之际发现站在后面观望的卓远，误以为来者不善，连忙走到卓琳身边神秘秘地耳语道：“喂，我说你这死女人结婚之前有没有把该了断的情债断干净了？”

卓琳风情万种地白了她一眼：“呸呸呸，你个乌鸦嘴，大好日子说什么死不死的！我可是清清白白嫁作李家妇，哪有什么该断不断的前男友？”

“那后面深情款款望着你一脸海枯石烂此情不渝的男人是谁？”

听洛可可这么一说，卓琳好奇地回头望了一望，顿时咯咯笑出了声：“我说可可呀，你不会连我弟都不记得了吧？”说着，她朝卓远挥了挥手，又指指侧门示意他从那边入场，接着数落洛可可记性差，“难不成你真忘了？就是大三暑假我们去叔叔家管教的那个早恋的家伙呀。他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几年，上个月刚回来。”

“哦！”洛可可发出长长的一声咏叹，心想十年前的旧事我哪里记得起来。有了卓琳的提示，她轻易就将记忆钟的指针拨回2004年，从大脑的某个存储单元找到那个男孩，转过头将卓远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不由得狐疑地问：“你弟是不是去整过容了，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大帅哥？”

“动心了吧？”卓琳抛了个媚眼给她，“要不要我替你制造机会？姐弟恋现在流行得很。”

“拜托，我年纪一把了，经不起小朋友折腾。”洛可可忙不迭地谢绝，虽然卓远的身材外貌是她喜欢的类型，但她不能接受比自己岁数小的男人，太缺乏安全感了。

正往侧门方向行进的卓远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他摸摸手臂觉得空调吹出的风并不冷，也不像是感冒的征兆。听到堂姐那边传来嬉笑声，他迷信地猜想会不会是她们在谈论自己，便留心多看了两眼，堂姐身边的女人似曾相识，但他找不回更详细的信息了。

卓远费了一番工夫才回忆起伴娘是何许人也，这得归功于卓琳把新娘捧花直接送给了她并饱含深情地让人误会两人有百合情结地介绍：“洛可可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从大学开始认识了十二年也要好了十二年。我本来以为这辈子要跟她白头到老了，

但我幸运地找到了家成。我希望有一个人能发现可可的美好，和她共度今生。”

洛可可抱着芬芳的白玫瑰花束哭笑不得，恨不能把花举高挡住自己的脸。好吧，人人皆能从这段有“爱”的介绍里推算出她的年龄，同时还足以了解她到现在都没人要的事实了。叫她有苦说不出的，是卓琳非但不觉得丢脸甚至有几分沾沾自喜，还附在她耳旁邀功道：“可可，我老公公司里有一大把单身未婚男青年，刚才我帮你打过广告了，一会儿敬酒的时候，你可得好好表现表现。”

表现好酒量，还是表演不胜酒力？洛可可对着天花板郁闷地翻了个白眼，无语问苍天。

卓远望着跟在堂姐身边一桌桌敬酒过去的洛可可，记忆渐渐复活。2004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卓琳梳着可笑的麻花辫，洛可可有点婴儿肥，那一年的他为了爱情愿意从六楼跳下去证明。

父母找来卓琳帮忙劝说，她带着最好的朋友洛可可一同出现。

回忆戛然而止，卓琳和她的新婚丈夫带着伴娘伴郎敬到了这一桌。洛可可恰好站在卓远旁边，他碰了碰她细瘦的手臂，皱着眉头说道：“大姐，你修炼白骨精啊？”

洛可可习惯了被人称呼“可可”“Coco”，最最底限是“Coco姐”，这一声“大姐”让她觉得平白无故地老了三岁，遂横眉冷冷瞪了他一眼：“泡面小子，要你管！”

因遥远而显得有几分陌生感的绰号，属于年少轻狂再也回不来的日子。卓远微微勾起嘴角，带着很浅很淡的笑容，说道：“不好意思，我现在闻到泡面的味道就想吐。所以，拜托你update一下。”

可可正待反唇相讥，卓琳和新郎被几个亲戚闹着要罚酒，她连忙过去挡驾，少不得又被灌了好几杯酒，把卓远忘在了脑后，直至卓琳敬到他那里。

“小远，还记不记得可可？”看他手上又是一杯红酒，卓琳立刻拖过洛可可做挡箭牌，“那年要不是她苦口婆心说服你用功读书，你能考上北大才怪。这一杯，你敬她就好了。”

洛可可心里把不讲义气的卓琳狠狠骂了好几十遍，面上仍笑得春光烂漫道：

“小远弟弟天资聪颖，我说到底能帮上什么忙呢？受之有愧，受之有愧！”接下来还有好几桌要敬，包括卓琳和李家成爱闹的同事们，她的原则是能逃就逃，逃不过才喝一杯。

小远弟弟！God，她还有没有更恶心的称呼？卓远眼角一跳，他笑了笑放下酒

杯，转而拿起桌上的白酒瓶子往空的红酒杯里倒了差不多量的液体，举起来说道：“大姐，说真心话我得谢谢你。我就先干为敬了。”他仰起脖子，像喝白开水一样一口气干了，喝完还朝他们亮了亮杯底。

卓琳心里一惊，觉得堂弟未免太当真了。她给老公使了个眼色让他的伴郎出面解围，总不能一直都是洛可可冲锋陷阵吧。

卓远在北方的几年里练就了好酒量，喝这么一杯纯属小儿科。他的挑衅仅仅是不给洛可可推辞的理由。果然，好胜心切的女人咬了咬牙，在伴郎出声替她扛下来之前毅然拿起卓远刚放下的红酒杯子，笑着回敬道：“你都先干为敬了，我这个做姐姐的也不好意思推三阻四，就当欢迎你回来吧。”说罢，她脖子一仰，豪爽地干了。

“佩服！”卓远拍了拍手为她喝彩，似笑非笑的表情十分欠扁。洛可可不再理他，一连喝下的几杯红酒后劲发作，她有些晕眩，突然忘了身为伴娘的职责放下杯子就走。走出两步，她才想起把新娘和新郎抛在了身后，又连忙折返回来。

卓琳看她脸红红的样子，心知不能再让她喝下去了，忙说：“好了好了，我先去补妆，剩下的几桌等我回来再敬吧。”

等他们离开之后，卓远的父母开始数落儿子不识大体，这种场面意思意思闹一闹就行了，哪像他非得把人喝趴下才甘心。

卓远面无表情地任凭父母教训，反正他向来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从小到大父母说什么都影响不了他。活这么大，他确实只听进过一个人的训斥，尽管这些年里他并没有刻意地记住她。

有点婴儿肥，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比他大了五岁的洛可可对他的恋情嗤之以鼻。她不屑地说：“天长地久此情不渝，那全都是骗人的假话。这世上能爱你一辈子的，除了爹妈就只有你自己了。”最后她还补充了一句，“等你考进大学要是你还喜欢这个女生，我就跟你姓。”

如她所料，一个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的高三就足以令他淡忘幼稚的海誓山盟。多年以后的此时此刻，卓远再度忆起洛可可说过的话，心想这样一个不相信爱情只为自己而活的女人，若是不成为“剩女”简直天理难容。

洛可可醉了。当宾客陆陆续续告别的时候，她随便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抱着椅背呼呼睡去。不得不说，她的酒品尚可，至少没有失礼地发酒疯。

卓琳过意不去，无奈接下来她和李家成还得应付一群闹洞房的人，根本无暇照顾可可。忽然瞧见堂弟跟着叔叔婶婶走过来道别，她一把抓住卓远的手，拖着他来到熟睡中的洛可可面前。

“她怎么醉成这样？”卓远退后一步，在堂姐开口之前率先表态拒绝接收烂摊子，“拜托，这种麻烦事别来找我，我不会照顾喝醉酒的女人。”

他退一步，卓琳就进一步，采取紧迫的盯人方式：“你只要把她送回家扔到床上就OK了。”

卓远咽了口唾沫，心想这个做姐姐的也未免把自己想得太过正人君子了。虽说洛可可瘦得像个排骨精还比他大了五岁，但好歹性别为女，并且该有的部件一样不少，再加上醉酒的憨态，他可不敢保证会不会擦枪走火。

他一脸为难地看看洛可可，再看看卓琳：“要是我不想帮忙，你打算怎么办？”

“哦……”卓琳拖长了声音，耸耸肩示意自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毫无办法的地步，“几个大学同学说这里回市区太远，刚才就走了。我总不能把可可交给根本不能让我放心的人吧？”她一边说，一边扑闪着粘了假睫毛的大眼睛，“小远，就帮姐姐这个忙，OK？”

卓远摊开手心伸到卓琳眼皮底下：“地址，钥匙。事先声明我只负责把她送回家，要是她吐了我可管不着。”

“放心，放心，可可刚才吐过一次，她不会再吐了。”卓琳欢快地说着，从洛可可的手袋里找出钥匙递给卓远，“地址我一会儿发到你的手机上。小远，谢谢你哦！”她给了他一个热情的充满感激的拥抱加飞吻，然后提着裙摆一溜烟儿跑回李家成身边继续送客。

卓远抬起食指戳戳洛可可的手臂，她睡得很香压根没有知觉。他叹了口气，走回父母身边告知卓琳拜托自己的事项：“老爸，老妈，你们坐大伯的车直接回家。我先把那个麻烦的女人送回家。”一边转身远远地指了指洛可可。

“可可就像你姐姐一样，怎么能嫌人家麻烦呢？”卓文斌不满儿子总是摆出一副对任何人不屑一顾的姿态，又打算教训他了。

母亲陈爱华赶紧拉住脾气火爆的丈夫，一手将卓远推向洛可可的方向：“算了，儿子都这么大了，还用得着你教？小远，记得早点回来。”

本来就是麻烦事！卓远愤愤不平地再度走回洛可可身边，粗暴地拽着她的胳膊

将她从椅子上拉了起来：“喂，大姐，醒醒！我们回家了。”

“唔……”她咂巴咂巴嘴，发出类似于猫咪撒娇一样的声音，微微张开眼睛看了看他。卓远不知道洛可可有没有看清楚站在面前抓着她的男人是谁，总之她只抬了抬眼皮，冲他甜蜜地一笑：“好……的。”

他正在感慨洛可可这一笑勉强称得上妩媚动人且撩拨得自己稍稍有点心猿意马，她脑袋一歪征用了他的肩膀当枕头又睡着了。

他动动肩膀，她没醒，用胳膊肘顶了顶她，洛可可依然没醒。“猪！大姐你就是猪！”卓远恨恨地骂着，索性打横抱起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朝门口走去。

经过卓琳身边时，他没好气地吩咐她快点把地址发过来，临走还不忘送上另类的祝福语：“幸好有堂姐夫肯接收你，否则就跟她一样，没人要很凄惨的。”

目送他抱着洛可可走出去，李家成忧心忡忡地问老婆：“会不会出事啊？”

“你放心啦，小远虽然比较毒舌，但是保证不会干乘人之危的事。”卓琳挥挥手打消老公的疑虑，对堂弟的人品抱以百分之百的肯定。

李家成苦笑，再一次佩服老婆大人的粗线条。

我担心有危险的那个是你堂弟！

根据卓琳的短信，卓远把洛可可送到了她家楼下。她住的小区是上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老式公房，六层楼高的建筑每三栋连成一组分配门牌号码。她家的门牌号非常吉利：18号，在三栋一组的最里面。

洛可可睡得很香，暂时没有立刻苏醒的迹象。卓远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盒抽了一支，正欲点燃，想了想还是把烟和打火机收了回去。

他朝副驾驶位探过身子，大半个人笼罩了洛可可。凝视她的脸时，卓远的表情令人费解，要是此刻她醒过来，保准会以为遇到了色狼。

就在半小时前，当卓远把洛可可抱上车替她扣安全带时，他的手臂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胸部。这个意外的“袭胸”事件因其中一位当事人处于非清醒状态浑然不觉而没有演变为非礼纠纷，反倒令他对那件粉红色小礼服掩盖下的胴体产生了一点点兴趣：难道她身上的脂肪全跑到胸部去了？

男人对女人脖子以下的部位总是好奇的，此言不虚。

卓远天人交战好一会儿，终于克制了把手放上去实际测量她的罩杯大小的冲动。他不能确定她何时会睁开眼睛，万一被逮了个现行到时候这个31岁恨嫁的女人

要挟他负责怎么办？还是别冒险了！

“喂，你家到了。”第一遍，没反应。他提高了音量：“大姐，洛可可，洛可可大姐，猪都该醒了！”

洛可可“任君千呼万唤，我自岿然不动”的良好睡眠终令卓远丧失了耐心，直接动手捏住可可的鼻子。这一招算是奏效了，呼吸不畅的她同时张开了嘴巴和眼睛。

“你家到了。”他松开手，冷淡地通知道。

洛可可转过头朝车窗外望去，确实是到家了。她连忙解开安全带，一边向他道谢，一边推开车门下车。

“再见！”

他看着她走进楼道，一楼的声控灯亮了，二楼的亮了，三楼……一直到五楼离她家还有一层楼，卓远忽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洛可可的钥匙正安静地躺在他的外套口袋里。

“Shit！”他低声咒骂，急急忙忙下车，锁了车门跑进楼里。卓远一口气冲上四楼，发现洛可可背靠着墙一动不动，一脸难受的样子。

“怎么了？”他粗声粗气地问道，藏不住声音里的关心。

她可怜兮兮地仰望着他，清醒之后的洛可可一定会鄙视自己居然说出了如此软弱的话：“我，我好像，走不动了。”

切，该死的麻烦女人！卓远认命地叹气，蹲下身把后背给她：“来吧，我背你上去。”

老式公房每层楼之间一共有16级阶梯，有的是一道楼梯直接连接上下两层，还有的则是每走八级阶梯就要拐个小弯儿再爬八级。洛可可住的楼房是后一种，使得他在每个转弯的拐角稍作休息，谁让这块“排骨”怎么算都还有90多斤。

多休息绝对不是好事，因为这个该死又麻烦的女人仍旧舒服地趴在他的背上，而挤压在他和她中间让卓远控制不住想象力的“东西”，真实地提醒着他对方已是成熟女性。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折磨，勉强形容的话就如同看了A片正情绪高涨结果发现自己解决一样，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巨大沮丧。

这个女人，这个该死的女人，他不能出手！

洛可可的房间是典型的单身女郎之家，格局不大但干净整洁。排除她雇用钟点工的可能性，单就这点来看，她和人们普遍认同的“工作能力出色，生活常识弱智”的所谓女强人仍然存在差距，至少卓远给她的家政成绩打了个高分。

令他哭笑不得的是，他才打开门背着她进屋，洛可可就像条泥鳅一样滑了下去，先扔了手袋，再一脚一只踢飞了高跟鞋，光着脚直奔睡床。

到了床边，她没做任何调整动作，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用的竟还是俯卧姿势。只听“嘭”的一声，卓远出于本能揉揉鼻子，替她觉得疼。

他走过去，扳着洛可可的肩膀要她起来：“大姐，卸妆，你先把一脸的化妆品卸掉。”

“不要嘛，我要睡觉觉！”她的脸深深埋入床垫，因而传出的声音有些沉闷。

她似乎醉了，否则怎会当着外人露出一人独处时才有的情状？她似乎又是清醒的，从她进门后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完全正常。

卓琳派给他的任务到此圆满完成，他安全地把洛可可“送回家扔到床上”，是时候告辞回家睡大头觉，或走进某个酒吧消磨剩下的漫漫长夜。

卓远选择了第三个方案，他费了点力气把洛可可从床上拖起来，一直拖进了浴室。

打开洗手台上方的淡蓝色橱柜，满满当当三层化妆品让他眼花缭乱了，好不容易才从瓶瓶罐罐中找到卸妆液，塞给蔫头蔫脑地坐在马桶盖上的洛可可：“大姐，把脸洗干净。”

她嘟着嘴应了一声，心不甘情不愿地站在洗手池前，倒了一些液体在手心，胡乱地朝脸上抹了一把就当大功告成。卓远及时喊停她拧开水龙头的下一步动作：“Stop！”

洛可可吓了一跳，仰着一张抹了些卸妆液之后乱七八糟的脸，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大姐，你这样偷懒是不行的。”卓远心想自己真够倒霉的，摊上这么个醉得糊里糊涂的女人还要兼职做保姆。他拿了一片化妆棉，倒一些眼部卸妆液在上面，伸手扣住她的下巴帮她卸睫毛膏。

洛可可呆住了，活到这把年纪头一次得到异性的照顾，感觉竟然不坏。他动作轻柔，神情专注，仔细到了每一根睫毛都不放过。她近乎着迷地看着面前这张

脸，望着那两片性感得让人想一试究竟的嘴唇，早就忘了他是个比自己小了五岁的“弟弟”。

棉片脏了，他低头抽出一片新的，再抬起头的时候终于发现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卓远没好气地松开手，把化妆棉塞进她手里说：“大姐，你清醒了就说一声，看我伺候你很好玩吗？”

他这一声“大姐”唤回了她的理智，洛可可自觉丢脸，低垂着头不敢看他了：“我洗完澡就上床睡觉，你回去吧。”

“你可别在浴缸里睡着了。”他坏笑着揶揄道，转身走了出去，“大姐，我喝杯水再走行不行？”

“当然可以。”他背她上楼，帮她卸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知恩不图报，那不是洛可可的风格。“饮水机在隔壁的厨房里。”她跟在他背后晃出浴室，从沙发上拿了睡衣。

卓远按照她的指示走向厨房。相比浴室，厨房的面积小了很多，在他看来一个人尚且能够转身，两个人就嫌太挤了。想来如今的单身女性可以容忍吃得随便，但泡个美容澡万万马虎不得。

他本打算喝一杯水就走，正在喝水的当儿发现挂在厨房里的淋浴器开始工作了。她进去洗澡，他当然该走了。卓远放下杯子走到房门口，拧开了门把手。

她会不会在浴缸里睡着？洗澡时煤气中毒死亡的案例多到数不清。卓远左思右想还是放心不下，又关上门重新走回房内。

算了，等她洗完澡钻进了被窝才算大功告成吧。

卓远安然坐下，随手拿起茶几上的杂志翻看，心不在焉地等她出来。

洛可可听到他关门的声音，以为他回家了，一边往头上倒洗发水，一边松了口气。

“洛可可，你差点就丢脸到太平洋去了，知不知道？”她狠狠地进行一番自我检讨，确认方才错误的冲动仅仅缘于酒精作祟。

今晚她真的累了，不仅是身体感觉到疲倦，更主要的是心力交瘁。卓琳结婚给了她相当沉重的打击，仿佛盟军战败投降只剩她负隅顽抗，她们本来信誓旦旦地要一同“将单身进行到底”。

我该怎么办？

明天再考虑吧！

两个不同的声音忽大忽小互相角力，吵得她头疼。最后，逃避占了上风，她随便擦擦头发，穿上睡衣打开浴室门，一门心思准备上床约会生活中目前唯一存在的男性——周公。

她迈出一步，与听到动静抬起头的卓远来了个大眼对小眼，双方的表情都很震惊。

洛可可没想到他还在，光顾着惊讶，过了十秒钟才想起自己正穿着一件极其性感的睡衣站在他面前。

那是一件黑色半透明的蕾丝睡衣，重要部位用精美的刺绣作了遮挡，很好地打造了若隐若现的效果。

她连忙用双手护住身体，慌得不知如何是好。要知道，洛可可这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窘况，她的脑袋至此全面罢工，彻底变成一团糨糊。

她的第一反应算得上迅速，不过仍然比卓远的目光慢了几拍。他的视线胶着于眼前诱人的风光，即使她用手遮掩明确传递给他“请你转移目光”的信号也舍不得离开。

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毋庸置疑。

Shit！她没男人穿这么性感干吗？他在心底拼命责怪洛可可，奈何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自动自发地站起来，朝她走了过去。

她被他灼人的眼神吓得呆住了，与此同时心脏却像是被火点燃，温度立刻蹿升。

总得说点什么吧，不能就这样缴械投降。洛可可鼓励自己不要脚软，提高音量壮胆：“你，最好退后！”声音抖得不像话，毫无威慑力。

“No！”他果断地拒绝道，一点商量的余地都不给她，说出口的同时已经站到了她身前。他和她，间隔几厘米的距离。

卓远微微低下头，仗着身高优势，他呼吸吐纳的气息全都扑向了她的洛可可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她快撑不住了。

“你叫我姐姐的。”勉强找了个不是借口的借口，她象征性地进行了最后抵抗。

他迟疑了一秒钟，思考差五岁有没有上床的可能，给她的答案却是“我不care”。

卓远捉住她捣乱的手，终于做了在车上他就想做的事情。有些女人或许受上帝的眷顾，即便瘦得如同难民依然拥有傲人的胸围，洛可可显然没有得到上天的

眷顾。

纤瘦的她并没有波霸身材，她给他的错觉归功于神奇的bra。

但是，当事态发展到干柴烈火一点即燃的地步，who care？

洛可可的表现绝对出乎卓远的意料，从他吻上她的那一刻开始。

剧情按照正常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双方应该竭力做好配合工作，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用不着遮遮掩掩假装纯情。偏偏第一关，卓远就遇到了麻烦。

她紧咬牙关，任他变换各种技巧，就是死活不张口。再看她的表情，简直就跟视死如归差不多了。

卓远没办法继续下去，挫败地问她：“大姐，你到底会不会接吻啊？”

洛可可眼睛一瞪，好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儿一样跳了起来，心虚地辩解道：“废话，我，我当然会。”在想不起来的很久以前，她的初吻断送在某个男人嘴上，令她刻骨铭心的是对方在吻她之前刚好吃过大蒜。虽然早就遗忘了此人的长相，但那股味道却像噩梦般纠缠着她，导致洛可可坚持以下原则不动摇：“你先去刷牙。”

他大为扫兴，这辈子头一次被人嫌弃口气不清新。瞧一眼洛可可严肃的表情，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莫非她是故意刁难借故推托？

说不清为什么，也许人有时候走错路就是一念之差或非要争一口气，卓远合作地走向浴室，顺便问她有没有新的牙刷。

洛可可跟着他进来，从橱柜里找到一把新牙刷递给他。她倚门而立，呆呆看着他卖力地刷牙，内心颇为纠结。说实在的，她根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和他上床。

“还需要沐浴净身吗？”漱完口，卓远偏过头调侃地问她。出门参加婚宴前他刚刮过胡子，嘴唇上方有一圈淡淡的青色，沾了水之后，在灯光下性感得闪闪发亮。

洛可可咽了口唾沫，勉强挤出一句话：“如果你坚持，我不反对。”听得出，她的声音有些发紧。

卓远笑了笑，挑起的嘴角和眉眼在洛可可看来诱惑无限。“我怕你等不及。”随着这一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洛可可，将她拥入怀抱。强烈的男性气息顿时将她牢牢笼罩，隔着布料，她能感觉到这个紧搂着自己的男人的身体究竟有多强壮。

洛可可的脸像要烧起来，不知是酒精作用，还是脑海里某些少儿不宜的画面所